

澳華新文苑

第112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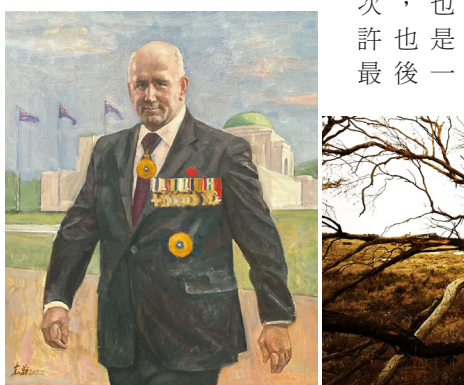
歲月無痕，大地留印：我們這三十年

澳洲華裔藝術家成就展隆重開幕

由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和澳洲新藝術聯合會聯合舉辦的“歲月無痕 大地留印：居澳三十年回顧與紀念”系列活動在完成了記錄我們這一代歷史的新書和音樂朗讀演繹會後，“我們這三十年——澳洲華裔藝術家成就展”於9月23日星期六下午兩點在悉尼車士活中華文化中心（799 Pacific Highway Chatswood, NSW 2067）隆重開幕。

開幕典禮由西悉尼大學澳華藝術文化研究院院長韓靜教授主持，當地政府Willoughby市市長Tanya出席開幕式並發表致辭。

歲月無痕，大地留印！2023年是具有歷史紀念意義的一個年份。三十年前的1993年，澳洲政府應對“六四”天安門事件施行一項特殊政策，“四十千”中國留學生和其他人員因此受益留在了澳洲。這在澳洲移民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沈嘉蔚《彼得·考斯格羅夫將軍》（2022年，油畫）

三十年來，這一代人包括以後陸續繼續來到澳洲的中國移民，在澳洲這片自由民主開放祥和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並收穫成果。

澳洲華裔藝術家同樣在這片土地上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本次藝術展旨在向澳洲社區展示澳洲華裔藝術家三十多年來在澳洲生活工作和經歷的藝術創作作品。藝術展彙集了關偉、沈嘉蔚、王蘭、王旭、任建國、晁鐵軍、徐放、陳秀英、範東旺、王雲枋、李宏、張華潔、司虹、高建平、劉繼格、譚文華、徐希嶠、黃瑜、夏兒、劉海鷗、簡蘭、項秉助、張瑤、王毅、任靜敏、賴增平、葉華、錢建華、陳霞、張仲衡、陳志光、曾漢超、王正路、孫慶楠、張曉閔、賈雙進、汪波、溫小卓、李永智、陳樹偉、方寶和羅志聯四十二位藝術家的四十四幅繪畫和攝影作品。

特別感受的一句話來表達自己在澳洲從事藝術創作的感悟，賦予歷史年輪的極具紀念意義的藝術家作品展示板。

此次藝術展根據“我們這三十年”主題，組委會制作了一幅按每位藝術家到達澳洲的年份排列，並寫下



■澳洲華裔藝術家成就展海報

特別感受的一句話來表達自己在澳洲從事藝術創作的感悟，賦予歷史年輪的極具紀念意義的藝術家作品展示板。



■張仲衡《紅土地No.7》（攝於2018年）



■任建國《西河谷》（2023年，紙本水墨）

建立第三個政府議院？

——簡議設立“原住民議會之聲”

鐘和

一些政客提出修改現行澳洲憲法，以便在議會設立一個穩定、獨立、永久的機構——“原住民議會之聲”（Indigenous Voice to Parliament），代表並服務於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為此定於10月14日舉行全民公投。

有一個訴求文件，稱為“烏魯魯發自內心的呼喚”（Uluru Statement from the Heart），包括以下的內容：澳洲不是被英國發現，而是被侵略。因為英國的侵略，原住民丟掉了自己的土地、文化和語言。他們希望通過談判，與澳洲政府簽署條約，以保證他們重新獲得決定自己生活的權力和強化他們文化的能力，這是他們修改憲法的終極目標。文件毫不含糊要求：“我們與澳洲政府簽署條約應是最高等級的，從而才能保證我們的主權。”“我們要求的修憲不是象徵性的，必須是結構上的，具有實質意義的修憲。”“原住民有決定自己政治地位、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自治權。”“與澳洲政府簽署的條約應包括對原住民的財務補償，比如，每年從澳洲的GDP中拿出一個百分比；還應包括對土地、水源和其他資源的分配權。”

如果公投獲得通過，澳洲憲法將面臨重大修改，澳洲這個國家社會各個方面也會發生在無法預料的變化。

人們擔心，這樣一來，“原住民議會之聲”將成為實際上的第三個政府議院。議會通過的每一項法律，無論是稅收、國防、社會保障、健康……肯定都和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有關，這就意味著他們這個機構將有權審查每一項立法。這個Voice不僅僅只是簡單地要求承認原住民在澳洲的歷史，而是重新分配權力，給予原住民通過澳洲根本大法憲法而確立的特殊的權力。這個它就如同是一張空白支票，可以在任何政府層面及領域，從聯邦政府到社區政府對包括從核潛艇、氣候變暖到我後院種樹、小孩上學等一切事務進行干預。The Voice可以手舉憲法的上方寶劍，以沒有聽取原住民的意見為由，上告直至聯邦高等法院，挑戰任何層面的政府的政策和決定，達到以占澳洲總人口3%的原住民左右澳洲的所有事務的宗旨。

若真的成立這一個Voice機構，若它真的要作為，這

將無形中人為製造了政府及“原住民議會之聲”二個話語中心，而且，原住民內部又會有各種分歧，因而無端生出許多是非及口舌爭執，不但大大降低行政效率，還可能產生難以預料的惡果。

事實上，就像激進女權主義者並不能完全代表澳大利亞的普通女性，現在要求投“贊成”票的城市原住民精英也無法全權代表偏遠地區的原住民。這些人也說婦女可以通過政府的婦女部門向議會發出自己的聲音，為什麼他們就不承認在澳洲每個議會中已經設立了為原住民發言的原住民事務部？而且，現在在澳大利亞聯邦議會中原住民成員人數已經超過他們總人口的比例。

目前政府的原住民事務部，其實已經是一個運轉多年，相當完備的組織，那麼為何還要舍近求遠，放棄現有的政府架構不要，卻硬要另起爐灶，再在政府中設立一個Voice機構，這不是多此一舉嗎？顯然，某些政客懷有不可告人的計謀。這個Voice機構，如上所說，不僅是一個行政部門，不僅是一個服務於原住民社區的慈善部門，它要求的是凌駕於澳洲其他民族之上的特權，可以干預立法和司法，等於在三權之內指手畫腳，權力會大到不可一世的地步。還必須看到，如果這個機構一旦成立，其中成員是不會隨著政府執政黨的輪替而改變的，就好像澳洲的基層公務員，雖然會有黨派傾向，但是也不會隨著執政黨的更換而丟官罷職。當今的原住民已發展到非以膚色體現的階段，經過好幾十代繁衍，占相當比例的許多自稱為原住民的人已經和他們上些代的祖先很不相同，不僅在膚色相貌上，還在思想做派上，可以想像，將來佔據這個Voice機構的人，絕非是對政治操作的門外漢，而是一班非常精明的利益爭奪者。

因此，許多人認為，根本不應該在議會再設立“原住民議會之聲”這樣一個穩定、獨立、永久的機構。萬一公投通過，我們將被許多負面後果所困住，在法律上風險極大。我們都想幫助生活在弱勢社區的澳洲原住民居民，然而，“原住民議會之聲”並不是答案，而是對我們的政府體系構成分裂的真正的風險。而且這風險將是永久的。

（2023年9月16日）

一場人為撕裂澳洲社群的“盛舉”——談10月14日全民公投

文彥

10月14日，澳洲將要舉行一場硬性規定的全民公投，決定是否要在議會設立“原住民議會之聲”這個機構（Indigenous Voice to Parliament），並因此要修改澳大利亞國家現行憲法。

這好像是一場大對決。多年來，澳洲人第一次這樣關心政治，也是第一次，澳洲人如此分裂。

還未公投，有人在各種政治活動中，已經對設立這個“Voice”說“No”的人指控是噴發著“種族主義”。提出修憲的領軍人物，墨爾本大學教授Marcia Langton就公然宣稱：“不同意修改憲法的觀點是基於種族主義的價值觀和純粹的愚蠢。”

這是一個使人可能觸犯法律的指控，不禁令人擔憂。

按照這個邏輯，假設這次公投沒有通過，那麼，所有說“No”的選民都被認為是持有“種族歧視”觀念或就是“種族主義者”了；澳洲則將是一個令原住民倍感怨恨的種族歧視嚴重的國家了。

而這次公投一旦“Yes”通過，日後又會有更多分裂族群的麻煩。可以想像，倘若這個Voice機構設立，倘若像Marcia教授這種人佔據這個機構，他們在行使權力發聲時所提議案倘若沒有被議會接納時，那麼，他們是否

有可能指責議會種族歧視？是否很容易做出或選擇過激行為？

有人硬要將澳大利亞人分為“受害者”和“入侵者”兩類。“入侵者”從兩百幾十年前第一個在澳洲下船定居者算起，是否要包括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的子子孫孫？他們經過幾十代之後是否還要背負祖先的“原罪”？這些先後從各個國家來澳的眾多移民，是否也有“入侵者”之嫌？而最初的“受害者”原住民，幾十代下來，越來越享受這個國家越來越發展的文明，還得各種特殊的照顧，是否現在還應該死抱著“受害者”的心態？是否還要憤憤不平要算兩百多年前的老賬，而且還要加倍償還？

最好請聽聽日前原住民事務部影子部長Jacinta Price在國家新聞中心接受採訪說的一些話。

Jacinta說：“我不認為殖民歷史對我們有持續的負面影響。”“正面的影響，絕對有。比如，自來水，充足的食物……土著人現在享有所有澳洲人享有的同樣機會。同其他國家比，澳洲是最偉大的民主國家之一。這就是為什麼如此多的移民想來澳洲，因為澳洲能夠給所有人提供同樣的機會。”

Jacinta指出：“如果我們繼續告訴土著人，他們是

梅去叫爸爸吃飯時，他正蹲在地上撿頭髮。他喃喃著：“你媽老掉頭髮，我給她撿撿”，語調帶著些許慣性的埋怨，渾濁的眼睛有些濕潤。

頭髮的記憶（小說）

何玉琴

一縷凌亂的髮絲散落在浴室的一角。捏在爸爸拇指和食指之間的，是根半白半黑的長髮，梅認出確實是媽媽的。媽媽一輩子都留著長髮。

梅上中學時，媽媽動過剪短髮的念頭，是女友鼓動的，說這年紀留短髮好，乾淨利索顯年輕。

爸爸說：“別理她們！她們的頭髮掉得比稀粥還薄，不剪短髮更顯老。”

媽媽的頭髮又粗又密，她嫌洗頭麻煩、難乾。爸爸就說，我幫你吹。

媽媽說頭髮開始變白，再白下去就像白毛女了。爸爸就說，我幫你染。

媽媽不理他，還是決定剪，且約了時間。爸爸要求開車護送。到了目的地發現不是理髮店，而是熟人家。他兜了一圈說不停車，又把媽媽帶了回來。

媽媽再次宣佈要剪髮，是在晚飯喝湯時，爸爸一下就給湯噎住了，咳著喘著說：“不能剪，你剪了我們都不喜歡你了。是吧？”然後理所當然地看著著梅。

梅也喜歡媽媽的長髮，但她更願意媽媽遵從自己的內心去生活。就說：“不會的。媽媽留什麼樣的頭髮我都喜歡。”

爸爸不說話了，他把媽媽最愛吃的青菜端到自己的面前，夾了一些丟到梅碗裡，就埋頭把剩下的吃了個一二

淨。媽媽從此就不再提剪短髮的事了。爸爸後來並沒有幫媽媽吹過或者染過頭髮，倒是一如既往地，或跪或蹲或彎腰翹臀，在走廊、客廳、臥室、浴室……把媽媽掉落的長髮一根根撿起放到垃圾桶裡。

梅有些內疚，自己搞衛生時那麼大一縷頭髮都沒看見。她拿來吸塵器。

爸爸說，不急，先吃飯。轉身就往廚房走。感覺到女兒沒跟過去，他轉過身，一把抓住吸塵器。梅趕緊放棄，跟著爸爸去吃飯。爸爸喝著湯，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好喝。這湯，跟你媽媽做的一樣。”

飯後梅回去清理頭髮。爸爸不知什麼時候站到了梅的背後：“停了停了”他催促，梅關了吸塵器。爸爸說：“太吵了。就幾根，我撿撿就好”。“都吸好了。”

爸爸看著光溜溜的瓷磚怔了怔，突然把吸塵器搶到手上說：“我放回去。”拿了吸塵器就走。

梅看著爸爸依然挺拔選算穩健的孤單身形，心痛的同時也有些欣慰。

幾天後梅看到爸爸又在浴室裡低著頭彎著腰，她問他找什麼？“你媽老掉頭髮，我幫她撿撿。”

梅低頭細看，幾根長髮鬆鬆散散地凌亂著，確實是媽媽的頭髮。

她心疼地扶起爸爸，想抱抱他，爸爸突然說：“我最後一次吵她，就是在這裡，說她頭髮掉得到處都是。”說完他竟哭了。

梅第一次聽到爸爸哭，很詫異。那哭聲，蒼涼、孤獨而遙遠，彷彿穿越了一生才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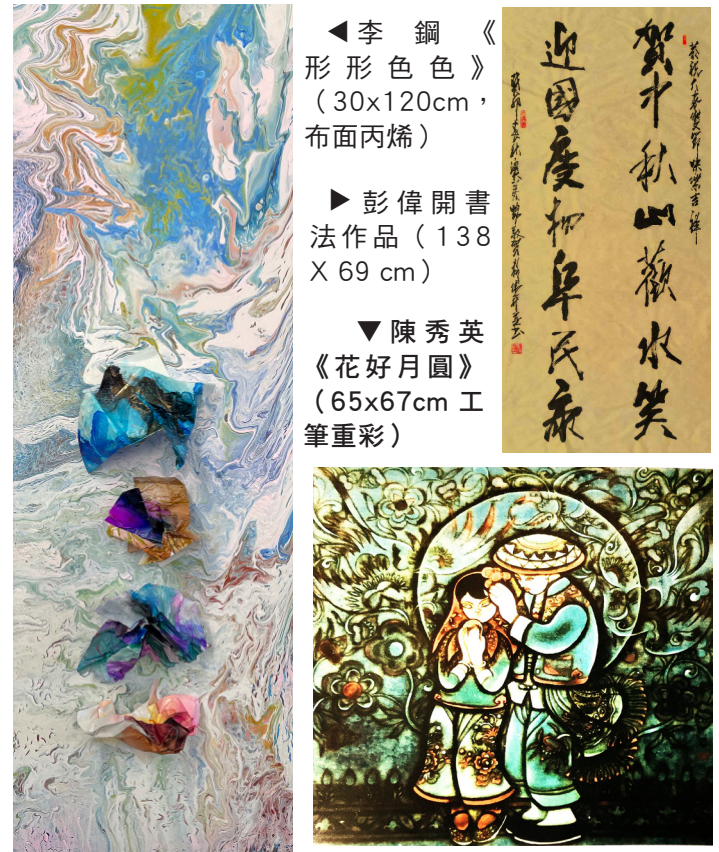
悉尼詩詞協會癸卯中秋作品選

- 王曼妮
南瀛喜遇，十載成飛絮。物異人非何堪處，為問蟾圓幾度。遙送歲年干戈，暖暖酬唱歡歌。雅意舒懷暢聚，欣欣夕照庭柯。
- 李振國
驛埋知過。五載答琴歌。又到中秋期共度。幾許幽懷悵。每思吟唱歡歌。難忘詠詞詞。別樣七言麗句，且看四卷瑤篇。
- 孔偉貞
中秋又過，節節多花絮。濃是揮毫詩詠賦。把酒猜謎樂。嗚嗚唱和，春風秋月同歡。今夕蟾娟共望，享杖梳妝枝柯。
- 馬孝揚
仲秋節過，過眼如飛絮。疫亂三年難相聚，怎解愁懷緒？雲開霧散晴多，琴山問水歡歌。且祝師朋安好，蟾娟對吟吟哦。
- 張青
中秋心語，吟社多詩賦。三疊易安追夢事，曲水流觴隨駐。浮生百感蹉跎，塵寰百載干戈。且趁南州好月，抒懷短韻長歌。
- 周幹全
當空皓月，照宇寰澄澈。朝去暮來頭似雪，恍惚使人愁絕。光陰如箭難留，管管又一中秋。祝願人人長久，一生快樂無憂。
- 蕭月輝
中秋佳節，仙鶴驚鶯悅。望盡天涯人久別，更待一輪圓月。南州唱和歡歌，鳥獸歡戰干戈。何處人間樂土？大同寰宇祥和。
- 林觀賢
人間奇遇，匪聚驟蓬萊。難逢中秋詞曲賦，萬里關山雁度。遠韻鐵馬金戈，方舟晚唱歡歌。玉兔燈籠重戲，嫦娥月桂丹柯。
- 莫漢傑
南歸雁翅，桂影寒江水。激蕩波光秋絮舞，對月懷人以慰。蟾輪皎皎生輝，晴時爭與心連。夜靜蒼蒼落葉，秋懷莫莫相思。
- 景月華
瓊樓閣苑。望月團圓滿。鼓笛齊聲齊唱晚。醉杯酒、思鄉遠。涼風靜夜憑欄。感來心緒難煩。輕嘆一簾幽夢，彩雲霞月嬋娟。
- 盧元
新冠肆虐餘威在，去歲中秋，閉戶成囚，越澤嫵娥也發愁。“三車不過”終成讖，今歲中秋，歡樂忌憂，爭睹文人走筆遒。
- 朱玉華
久離桑梓成羅客，言笑說中秋。團圓節日，花香餅脆，難慰鄉愁。疾風消過，回鄉便捷，舉步登舟。路過心遠，親朋煮酒，月滿樓。
- 倪祖明
一曲東坡好，千載響雲天。不知初照何日，誰早立江邊。逝水匆匆東去，唯有短絃餘韻，眉色望遠山。探首觀塵世，堪惜舊家園。鑿七竅，盡索取，起憂憂。已無淨土，瓊苑高下百花殘。三載瘟神侵擾，驚煞人人憔悴，昔昔難難安。詩筆多如許，難畫是人間。
- 鄭耀成
南國一橋倍，遙天念故園。臨淵隨結綯，飲水思思源。採菊空難好，登樓月有痕。千平歸別鶴，舉表欲尋根。
- 劉成鳳
碧空何皎潔，水調仰頭吟。對此一蟾鏡，難為百感心。海平載浩蕩，身老遠浮沉。回首鄉關處，秋和入綠林。
- 孫健
秋高動奉月，只把故情添。願景隨江闊，初更過鏡圓。風流平野外，策落曲籬邊。逸興東方好，欣然筆管緣。
- 黃立新
客歲春早百花紅，故里秋深醉晚楓。兩地霜清秋色別，一輪月滿素心同。久懷楚夢情無改，遠放鄉音意不窮。惟盼團圓終有暢，漫言對影詠青宮。
- 吳子華
星移物換又中秋，獨對孤燈心內愁。只見琵琶鳴鳳閣，不聞鼙鼓響龍樓。千般世事逆心意，百態人生隨水流。皓月清風窺鏡額，夢魂牽手故鄉遊。
- 程立達
南瀛此季物華奇，春色秋光兼有之。西嶺樓花開爛漫，柏園楓葉落紛披。遙聞北域狼煙烈，最恐官民心緒疲。把酒中宵朝月問，人間有病孰能醫？



喜慶中秋喬治河，嘉賓雲集唱歡歌。一團和氣星光夜，明月清風逐彩波。在晚會上，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正式向好事園公立小學贈送國畫《百花齊放春滿園》。圖左起：黃瑜、陳霞、王斌、譚文華、Mark Steed、李作恆、陳秀英。（李作恆供稿）

澳大利亞藝術家協會舉辦“賀中秋，迎國慶網絡書畫展”，選登作品三幅：



▲李鋼《形形色色》（30x120cm，布面丙烯）
▲彭偉開書法作品（138 X 69 cm）
▼陳秀英《花好月圓》（65x67cm工筆重彩）